

戴笠白蝶之私情

情乱陪都



东方木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他是鼎鼎大名的特务头子，可
他更是一位淫乱无度的卑鄙小人。
他见不得女人，特别是那些绝代佳
丽。

白蝶，这位影坛皇后，与他只
一面之交，他便不择手段地要将其
弄到手。于是，人与兽之间展开了
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。他甜言蜜语，
她横眉冷对；他笑里藏刀，她软硬



不吃；他强她上床，她视他如冰；他
欲壑难填，她恨海涌涛；一个人面
兽心，一个纤纤玉女，双方互相拉
锯达数年之久……但，他不缺少女
人，一个情妇送人，一个情妇留洋，
还有两个小尼任他蹂躏，还有……

一本可读性极强的书，一个鲜
为人知的故事——戴笠与白蝶的私
情。内容翔实，迭宕起伏，将他们
之间的隐秘……

心弦，这就



戴笠白蝶之私情

情 乱 陪 都

东
方
木

鄂新登字 05 号

情乱陪都

——戴笠与白蝶之私情

东方木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
湖北省新华书店图书音像公司经销

石首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.5 印张 2 插页 220000 字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54—0808—7

I·675 定价：5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他是鼎鼎大名的特务头子，可他更是一位淫乱无度的卑鄙小人。他见不得女人，特别是那些绝代佳丽。

白蝶，这位影坛皇后，与他只一面之交，他便不择手段地要将其弄到手。于是，人与兽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。他甜言蜜语，她横眉冷对；他笑里藏刀，她软硬不吃；他强她上床，她视他如冰；他欲豁难填，她恨海涌涛；一个人面兽心，一个纤纤玉女，双方互相拉锯达数年之久……但，他不缺少女人，一个情妇送人，一个情妇留洋，还有两个小尼任他蹂躏，还有……

一本可读性极强的书，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——戴笠与白蝶的私情。内容翔实，迭宕起伏，将他们之间的隐秘描绘得淋漓尽致，扣人心弦，这就是《情乱陪都》。

目 录

楔 子	1
第 一 章 山洞舞会猎艳扑蝶	4
第 二 章 色胆包天老板下手	22
第 三 章 棒打鸳鸯夫妻离散	47
第 四 章 软硬兼施白蝶就范	75
第 五 章 金屋藏娇玉兰花香	105
第 六 章 醋海生波皇后受宠	134
第 七 章 打流结友妻妾与共	162
第 八 章 大闹公馆志英被囚	197
第 九 章 神仙洞府戏狎两尼	228
第 十 章 肉林酒池春药无助	255
第十一章 金石为开金蝉脱壳	281
第十二章 机坠身亡艳梦破灭	306

楔 子

抗战时期的重庆，像一个发了国难财的暴发户，畸形地发达、繁华起来。

消极抗战的蒋介石，拱手葬送掉半个大好河山，率先逃亡入蜀。紧接着国府西迁，定陪都于渝。继之，国府要员，达官显贵，闻人名士，争先恐后，接踵而至；机关团体，大中学校，工厂商行，搬家迁址，蜂拥而来。一时间，两江船帆往还如织，街衢车水马龙如潮。历经沧桑的“巴子古都”，而今成为战时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被称为佩在独夫民贼蒋介石身上的“一把犀利匕首”的军统头子戴笠，在抗战大逃亡中，自然是捷足先登，贴身主子，紧步国府，把他的特务大本营从南京鸡鹅巷迁到了重庆，先是在罗家湾，后强占磁器口附近的缫丝厂和大、小歌乐山

方圆数十里地，营建起一个庞大的特务王国，在蒋家王朝的特务家族中，戴笠自封老板，像一只大毒蜘蛛，坐镇重庆，把他一手编织的特务蛛网撒向全国各地，用成千累万的共产党人的血肉和进步人士、无辜民众的枯骨，为他的特务生涯创造了鼎盛的辉煌期，为维护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提起戴笠，国人莫不把他的恶名与酷刑、囚狱与绑架、暗杀等联在一起。他嗜血如恶魔，已为世所公知，人人共讨。但这并不是他特务生涯的全部。他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，在嗜血的同时，又好色成癖、似狼。他的臭名又与女人、床榻，与色情、淫靡等联在一起，给他恶贯满盈的一生中涂上污秽难书的一页。

戴笠一生（直接或间接）杀过多少人？恐难有个确切的统计数字。他一生玩弄过多少女人？怕也是个难确认的未知数。沈醉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披露道：“被他蹂躏践踏过的女性，以年龄论，有从十四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的，从自己的侄女、学生、女特务、女佣人、女医护人员，到特务家属和朋友的妻女。”他玩女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“同一天内在几处公馆，分别约好几个女的去等候他。”且玩一个换一个对象，“他对很多人只找一次，以后便不再理”，即使“有些使他高兴的，隔相当时期才又找一两回。”而香港老牌的电影皇后白蝶小组算是个例外，“和他同居时间最长”，从1943年以后，便被戴笠占为己有，“一直秘密住在他的城乡公馆内。”

作为特务魔头，戴笠的每个细胞都隐藏着秘密；作为玩女人的色鬼，戴笠的每个毛孔潜匿着隐私。跟白蝶同居厮混的风浪韵事，更是他不可告人的特级绝密。难怪，当时身为

总务处长，常在戴老板左右的沈醉先生，对此也不知其详，难将白、戴秘史揭露于世，给戴笠生活史留下一处空白。

笔者本意填补这个空白，哪知今春旅渝，跟亲朋好友闲聊中，内中竟有知情者，道出一段军统头子戴笠与电影皇后白蝶同居的秘闻艳事，并旁及国民党中上层，诸如孙科、杨森、范绍增等辈，军统局中下层，诸如毛人凤、徐远举、成希超之流，跟他们的太太和情妇们，人欲横流的万般情种，争风吃醋的情场角逐及纸醉金迷的淫糜生活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竟激发起我们对此的兴味。几经追访，详尽笔录，今连缀成篇，始得《情乱陪都》一卷，献诸读者，也许会给了解军统内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，以更深层地窥见魔窟中的乱伦，色欲中的兽性及风流中的丑行种种。

一部反面教材，未必没有警世之功，劝善之效，但愿读者诸君明鉴，化污秽为纯洁，弃丑恶而扬善，逐腐朽而为神奇。

第一章 山洞白屋猎艳扑蝶

1

1943年年初，民国三十二年腊月岁尾。

抗战已进行了五个年头，正是转折的紧要关口，陪都重庆照便张灯结彩，披红挂绿，沉浸在麻木的传统节日气氛中。发财人家山珍海味大包大购进年货，官宦人家也开始迎来送往的招待应酬。筵席生辉，高朋满座，大嚼美味佳肴，豪饮纯香美酒。仿佛前线无战事，国泰面民安了。

沿成渝公路西去的远郊，有一处丘陵起伏，林木掩映的神秘禁地，那就是名声显赫的山洞和林园了。可别小看了丘陵下一幢幢平房，林苑中一座座小屋，那全是国府头头脑脑的公馆或富豪阔佬的别墅，内中就有“老头子”的寓所和国

府主席林森的住处。这里，远离闹市，近邻白市驿机场。要逃，上天方便；要躲，入地容易。隐蔽，不怕吃日本人的炸弹；幽静，正好逍遥安乐度日。这里，终年不见前线弥漫的硝烟，不闻战地的火药味，终朝倒少不了胭脂香和脂粉气。

在山洞，连家花园紧邻，有一片住宅小区，左侧是杨森，背后是范绍增，路对过则是张治中将军。就中一溜乳色平房这就是有名的白屋。它的男主人姓白，是重庆“白屋钱庄”的老板白慕银先生。它的女主人，刚三十年华标致貌美的凡音女士。白家能跻身于此，与杨、范、张等辈为邻而居，其财势、人缘、地位便可想而知。在陪都金融界中，虽算不上首户巨头，也是屈指可数者之一，何况他的胞兄正是南洋的超级富豪名震遐迩的“药材大王”白慕金。这块面子就是在蒋委员长眼里，也是另眼高看的。

山洞白屋，男主人好客，舍得破费。女主人善交际，广结人缘，在太太小姐的上流圈子里玩得团团转，打得火热。太太们巴不得把心掏给她看，把私房话对她讲，连跟丈夫斗嘴，与情妇争宠，或床第间的不快，家小中的不合也不回避。真是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，当作体己，尊为大姐。这位凡音大姐，乐于力助，或劝解，或疏导，或调合，凡事到了她手里，总是处理得熨熨贴贴，摆得平平展展，使太太们高兴，老公们满意。

而且，凡音大姐是太太们的摇钱树，白家是太太们的聚宝盆。私房钱放债取利，要借她手，黄金美钞要靠她带去香港倒腾，英国香烟、法国香水、名贵时装等要托她从香港购进带回。她们怎能不仰仗白家和凡音大姐？

因此，山洞白屋常是高朋满座，太太小姐盈门，三天一

大宴，两日一小酣，日搓麻将夜歌舞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，灯红酒绿令人眩目，轻歌唱得星儿坠，笙箫吹得月儿落，此番情景，令人喟叹，不禁记起杜牧感时伤怀的诗句：

“商女不知亡国眼，隔江犹唱后庭花！”

2

这天夜里，山洞白屋的灯火特别明亮，宾客到得格外齐整。有的成双配对前往，有的成群结伴光临。男的西装革履，女的浓妆艳抹。太太们浑身珠光宝气，一个比一个显得高贵；小姐们上下光彩照人，一个比一个艳丽。他们是应邀前来参加紫罗兰举办的家庭舞会，度一个良宵夜的。寻欢作乐的男女把白屋的前厅后院挤得满满荡荡，后到者的轿车只好停放在公路上去。

紫罗兰还没出场，正在她卧室的梳妆前，精心地朝眉心描上最后一笔。她耳听嘈杂失声，瞥一眼窗外憧憧人影，芳心意满，暗作一笑。她自信她的吸引力。刚到重庆时，在扬子江舞厅举办的个人舞会，把宋氏三姐妹美龄、霭龄、庆龄都吸引到场，轰动山城，至今余波未尽。她今夜要荡起余波再掀起一个潮，把衣冠男女们卷进舞的漩涡里，让天也旋地也转，乾坤倒置……

她真有如此大的本事？紫罗兰为自己连发的奇想为之一笑，笑影中不禁带着些许黯然神伤，伤自己终不过一个歌星舞女，战乱动荡，逃难来渝，寄人篱人讨生活，为人情妇过日子。

紫罗兰，姓何，芳龄十八、九，是香港社交界崭露头角的红歌星、舞星，也是白慕金拥在怀里，疼在心间的小乖乖。

“药材大王”的牌子，大老板的面子在香港叫得响，吃得开，她也因此走红，交好运。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沦陷，白老板遭关押，失了后如，她又怕落入敌手，遭兽性强暴，便逃往国内，走向大后方，觅一避难安身之地。不想在桂林同白慕金的三公子白羽“不期而遇”，两个早背着老头子眉来眼去的情种，一见如故，像干柴遇到烈火，情焰猎猎烧了起来，结下至今仍热乎乎的一段“逃难姻缘”。

白羽是在香港沦陷前夕，受父指令携巨款到桂林，寻址办厂制药，以便在香港药源断绝后，供国内销售，维持内地的生意。可是，白羽还没把厂址寻着，倒遇上了紫罗兰，便把父命忘到爪哇国去了，且老实不客气地动手动脚挖了老父亲的墙脚，把紫罗兰攫为己有，把办厂的钱用在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间，买下一幢洋房别墅，跟乃父的情妇过起销魂的同居生活和酒地花天的逸乐日子。

一来二去，白羽身上的钱在紫罗兰身上花了个一千二净。刚释返在家的父亲，已略知白羽在桂林的行状，差人带信来臭骂了一通，再不给一个子儿用费。白羽只好一个急电发去重庆，请远在千里的堂叔携款驰援。这样白羽便跟紫罗兰来到陪都，被安顿在山洞白屋住下。

山洞白屋的家庭舞会将要开始。今夜的舞会皇后自然是紫罗兰小姐，她已翩然下到客厅布置起来的舞池中，像一颗初起的灿烂星辰，集束了满堂男女惊羨的目光。

她娇小玲珑，一式港派舞星装扮。黑葡萄般的两眸流盼，红樱桃般的薄唇微启，含情脉脉略带些羞涩的稚嫩，楚楚动人时又张扬着大胆的挑逗。

紫罗兰的舞姿尤其优美无瑕。她先表演了一段独舞，流

畅自然，传情传神。旋转时飏飏起风，柔姿摇曳有似风摆柳。跳到后来，她似乎陶醉在自我的境界中，已不太受音乐旋律的拘束，舞随意起，意随舞动，说不准她所表达的舞蹈语汇，而丰富的语汇恰在她翩翩的舞姿中展述。这是紫罗兰最拿手的即兴舞，大开了舞场男女的眼界和味口。

一声声叫好，一阵阵鼓掌声变成强烈的节奏。

音乐起奏华尔兹舞曲，集体交谊舞开始了。

未等紫罗兰停下舞步，喘定一口气来，孙科已抢在白羽之前旋下舞池，挽住了紫罗兰的柔臂，勾住她的软腰，“蓬嚓嚓”地跳了起来。白羽气得七窍生烟，抓起一大杯白兰地灌进咽喉，象辣椒水钻肠，似苦胆汁入胃，心在淌血，肺在炸裂，想要发作，又不能。他头脑清醒，这里不是香港，这口气只好忍了。他无心带着醋意观舞，便抽身悻悻离开舞场。

舞场中人都看到了这微妙的一幕，也都知道，孙科最近插足，紧追紫罗兰不舍，好几次用车接去林园私邸，或称邀宴，或假伴舞，夜半方才送归，有时伴随通宵，把白羽撇在一边，在空房拥被而眠辗转达旦。

山洞白屋主人，以长辈的身份好言相劝，告诫白羽睁只眼，闭只眼。孙科太子是他们惹不起的，就连戴笠也得退让三分，虽然他对紫罗兰垂涎已久，但一直还没得下手的时机。

精细的主人，早就注意到了光顾今晚舞会的一位不常登门的贵客，他就是戴笠随身的秘书，专为主人猎艳找女人的汪汉光。他狐假虎威，什么恶作剧、下流事都做得出。凡音知道此人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夜是带着戴老板的秘密指令，专事猎艳为紫罗兰而来，只是碍于孙科插足，另有杨森

的田夫人，范哈儿（范绍增）的六姨太等在场，不便贸然行事，有所作为罢了。但他岂是等闲之辈，甘败下风者流。他并不下舞池，尽兴跳上一曲，只是不动声色独坐一旁，贼眉贼眼观动静，贼头贼脑打着鬼主意。是要玩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计谋，还是等待鹬蚌相争坐收渔利的时机？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。看来，此人是打算空手而归的，不然向戴老板交不了差，复不了命。

凡音看在眼里，惊在心头，暗暗为今晚舞会捏着一把汗，何以逢凶化吉，相安无事？汪汉光的驾到，真还把一向精明的女主人给难住了。招惹不起孙科，还得罪不起戴笠吗？

3

白羽一股烦恼，一腔闷气，醋气十足，走出前厅，赶到后园。山城腊月冬夜寒气逼人，使他不慎打了个寒颤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舒服。

庭院冷浸浸的，后园黑沉沉的，没有眩目的灯影，了无喧嚷的人声，与前厅形成对比强烈的反差，叫这位骄纵惯了的三少爷受不了。他感到自己似一块尿布，遭了弃置，又象一段呆大头，受到冷落。妈妈的，这还能活吗？什么女人不女人，去他娘的蛋，倒不如一头撞在假山石上，脑浆迸裂来个痛快，或纵身跳进荷花池里，横尸莲池图个干净，以了结一朝情缘，洗雪今夜耻辱。

真要白羽如此这般地殉情一死，这种傻事他才不干呢。他不足而立之年，还有好长的日子好活，药业、商号，父亲交办的好多事，等着光复后回香港要干呢，他是老头最宠信器

重的一个，说不定白家这个班要由他来接，当上大老板，到那时随心所欲，要玩个女人，还不是信手拈来。你猪猡一般的孙科，快跟老子滚远点。

这样一想，刚才还气恼冲顶，觅活寻死的白羽，也就自我释然，求得心里平衡了。他悠然地信步闲庭，还哼哼唧唧哼唱起香港流行歌子，心中郁闷之气烟消云散。

白羽转过假山，绕过荷池，偶然得见后房一间亮着灯的居室，使他猛然想起一位还没在大庭广众中露面的香港来客，何不将她请进前厅，借这尊女神帮他去压压邪，给他出出气。图报复之心犹然而生，白羽朝灯亮的屋子快步走去。

亮着孤灯的后房居室里，临时住下的香港来客，不是别人，她就是从三十年代就开始走红的老牌电影皇后，艳名顶顶的白蝶女士，和她逃亡随行的丈夫方仲春先生。他们是今日下午，长途跋涉，舟车劳顿，从贵阳赶往重庆，上山洞白屋攀亲靠友来的。

跟白羽、紫罗兰一样，白蝶夫妇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启德机场被炸，英军从新界节节败退，日寇从铜锣湾强行登陆，香港落入敌手后，不堪忍受亡国奴的生活，冒着生命危险出逃回国，辗转从韶关来到贵阳，靠做点生意买卖赚点活钱，以维持生计，艰难度日。

跟国内一些大城市一样，白慕金在贵阳也开设了“药业分行”，照他一贯的用人原则，任命本家或本乡族亲为经理。贵阳分行的经理是白仲英，时任国民参政员，实为白慕金在国内政治代表的白兆祥也时常出入这里，因此，贵阳的白家在当地很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。客走旺家门，白蝶夫妇是常来串门的常客，跟贵阳二白很有点交情。

今年八月十五，中秋佳节。白仲英像往年一样，为缅怀祖宗，在家设牲仪，遥祭白氏开山祖宗，按传统习俗，焚香、行礼如仪，放鞭炮，吃月饼，盼战事休，庆团圆。这天，白蝶素装赶来，也不问她是哪里的白，纳头便拜，跟大家一起祭拜了老祖宗，从此认了同宗，攀了族亲，白蝶夫妇在贵阳有了依靠，往还也更加亲密。

哪知桂林失守，贵阳吃紧，生意虽有了点起色，已不是久居之地。白蝶夫妇便求白仲英手书一信带上，风尘仆仆前往重庆攀亲来了。

认亲好客的山洞白屋主人，热情接待了白蝶夫妇，给他们便宴洗尘后，安顿后房居室暂时住下歇息，消除旅途劳顿，所以今夜盛大的家庭舞会也没惊动他们。拉白蝶在舞会上露面，把电影皇后介绍给众宾客，给舞会增光添色。留待以后吧，女主人心想，给白蝶开一介比今夜更盛大、豪华的个人舞会，把陪都再轰动一

白蝶一觉醒来，看看天色尚晚，大意恋床再睡，便依旧穿着丝绒睡袍起了床。丈夫仍睡在梦中，九日奔波实在太劳累了，让他睡个够吧。他正看慵倦疲乏的身子，草草梳洗了一番，正打算走出屋子，到广开透透气，在后院里散散心。还没动步就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；未等回应就有人自动推门而进；未及看清来人的身影已听见一声乖巧的喊声：

“白姨！”

“哦，阿羽。”白蝶一眼认出了站在跟前这个长得挺帅的青年，是时常出入香港交际场所的白大老板的三公子。她高兴地伸去绵绵暖手，相握着。

“不知道你们要来重庆，没有接您。”白羽的话说得很受

听。

“唉！”白蝶一声苦叹，摇摇头道，“逃难的人，还穷讲究这个。”
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嘛，我不也是避难来的。”白羽说。

“倒也是的。”白蝶点点头，应道。她毕竟是演员出生，易动感情。听了白羽的话，泪珠儿直往外涌，湿了妩媚的眼圈。“山不转水转，没想到我们在山城又相见了。阿羽，这总是值得高兴的吧。”说着，又强颜作笑道，“来，坐坐，聊聊。”

白蝶让白羽在一张藤椅上坐了，自己靠床站着，一时感到没什么好聊。丈夫还没醒来，或是醒了未便答话。居室静静的，隐隐约约从前厅飘来了舞曲优美的旋律。

“阿羽。”白蝶终于找到了话题，开口问道，“前厅不是正在举行舞会吗，你这个舞迷怎舍得走开呀？”

“我就是特意来邀请你的。”白羽顺水摇桨，信口撒了个谎。他说，“舞会怎能没你这个大明星哟？！”

“唉！”白蝶又一声苦涩的唉叹，道，“如今大明星是早同跳舞绝缘，戒舞了。”

“戒舞？”白羽无不惊异，盯问道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！”白蝶两手横抱胸前，语气滞迟地说，“你这个报社的社长不会不知道，白蝶与张学良共舞，这段艳闻报道吧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白羽说，“可那篇失实的报道已经否了，这桩公案也早已了结了。”

“但泼在我身上的污水还没洗净，罩在我头上的阴影也还没拂去。阿羽，想想，丢失沈阳的罪名，我白蝶背负得起吗？”